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傳說 目録 卷首至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暘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劉禮

春秋左氏傳說　　春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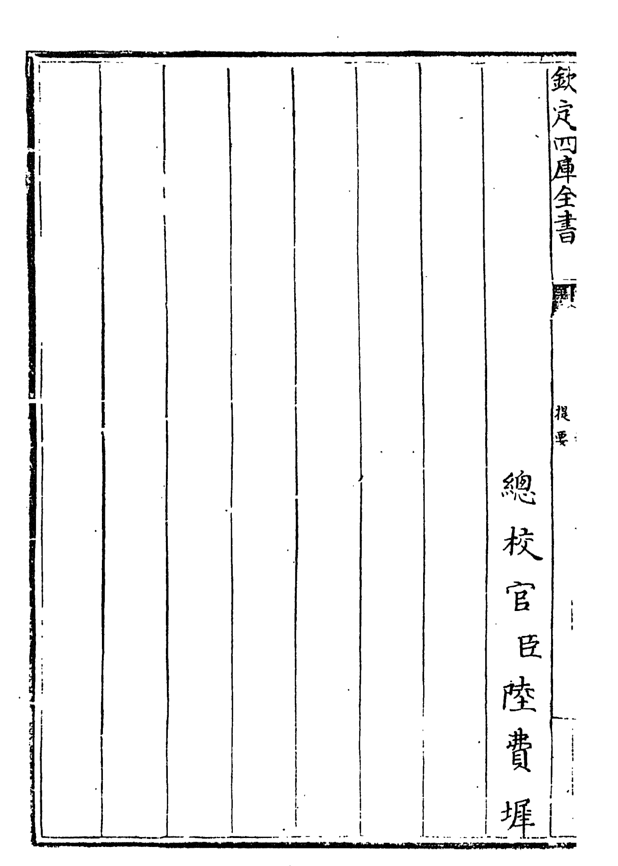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録其生平研究左傳凡著三書一曰左傳類篇二曰左傳博議一即是編其類編取左氏之文分别為十九目久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頗無可採博義則隨事立義以評其

得失是編持論與博議畧同而推闡更為詳
盡陳振孫書録解題稱其于左氏一書多所
發明而不為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抄録者
其説良是朱子語録亦稱其極為詳博然遣
詞命意頗為傷巧考祖謙所作大事記朱子
亦謂有纖巧處而稱其於公孫宏張湯姦狡
處皆説得羞愧殺人云云然則朱子所謂巧
者乃指其筆鋒頴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

餘地耳非謂巧于馳辨或至顛倒是非也書錄解題載是書為三十卷此本僅二十卷考明張萱内閣書目所載傳說四冊外尚有續說四冊知陳氏所謂三十卷者實兼續說十卷計之今續說别于永樂大典之中裒采成帙以其體例自為起訖仍分著于錄云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左氏傳說目録　春秋類

左氏傳説卷首

看左氏規模

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試以隱公六七年間考之事事皆備所謂一代之所以升降者春秋之際三代之衰也然去三代雖遠先王之流風遺制典章文

物猶有存者禮樂征伐尚自天子出如鄭武莊為平桓卿士鄭伯為左卿士則諸侯猶入為臣如伐曲沃立哀侯則猶能立君至於宋公不王鄭伯伐以王命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之則征伐之權尚在如戎朝發幣猶不廢禮覲鄭莊封叔段京城過制而祭仲之諫張皇駭愕翼以九宗五正逆晉侯于隨此蓋成王封唐叔之瀍則先王制度尚存凡此皆三代之餘澤未泯使平王當此之時能振作奮厲尚可有為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

迹不墜然所以不三代而春秋者蓋由平王自為不振如鄭莊公為卿士當用則用當廢則廢何必以虛言欺之此全失人君之體曲沃莊伯本出孽正當助翼伐曲沃今乃助曲沃伐翼此附臣伐君全不是天討君臣之綱亂矣仲子惠公之嬖妾也今乃以天王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嬖妾則夫婦之綱亂矣以至祭伯非王命而私交武氏子非王命而求賻及鄭伯怨王奪政而有交質之舉若敵國然則王綱解紐委靡削弱因以不振皆是

平王自壞了所謂一國之所以盛衰者試以魯衛鄭宋言之如臧僖伯諫觀魚孜其言而及典章文物之盛孔子所謂一變至道者於此可驗而韓宣子亦謂周禮盡在魯至於其後而猶有存如鄭莊公有權謀善用人當時有祭仲子封原繁洩駕曼伯子元之徒皆為之用故能以小而强而其後有子皮子産之徒出來如衛之亂石碏以身徇國定亂討賊維持社稷而其後有史鰌蘧瑗之徒出來故季札有衛多君子之言發源蓋始於此

至於宋之宣穆亂父子繼立之義而貽殤公子馮之亂其後隨有六卿爭政骨肉相殘之禍舉此數端雖數百年之事皆可槩而見也所謂一君之所以治亂者且以隱公言之惠公既沒隱公居長本自當立徒以姑息惠公之愛遂居攝而不能正君位至如費伯非公命而城郎公子豫非公命而擅及邾鄭盟公子翬非公命而帥師皆隱公不能收君柄故末年所以有鍾巫之變也所謂一人之所以變遷者今且舉兩端而言之有自善而

入惡者有自惡而入善者如鄭莊寘母姜氏於城潁天理已絶古今大惡也及其終也一有悔心因潁考叔以遺羮之意開導也天理油然而生遂為母子如初此自惡入善者如鄭請成陳侯不許五父有親仁善鄰之諫見得歷歷分明其於謀國也如此豈不甚善不一二年間如鄭涖盟而歃如忘全不以盟誓為事到此昏然不曉如喪心失志者與前面諫陳侯時和氣無復存幾乎自是兩箇人此自善入惡者讀左氏傳能如此看則所

謂先立乎其大者矣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所謂一書之得失如序鄭莊公之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見始言亟請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辟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略儘高叔段也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愈緩待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貳於已與收貳為已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後來罪惡貫盈乃遽絶之略不

假借命子封帥師伐京段奔鄢公又親帥師伐鄢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脫兎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為巧施於骨肉則為忍大凡人於骨肉兄弟分上最不可分彼曲我直纔分一箇彼曲我直便失親親之意觀莊公始者欲害段而有姜氏欲之焉辟害之語則是欲曲在姜氏直在莊公及其欲伐段而待其惡大亦欲曲在叔段直在莊公此所以伐之無辭莊

公之心只分曲直兩字殊不知兄弟間豈較曲直纔言彼曲我直彼我對敵便有日相戕賊之害此左氏鋪敘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其後序周鄭交質一事則全不能分別君臣之大義如云周鄭交質與結二國之信此等言語似敵國一般葢周之衰習俗見得如此左氏雖才高識遠然不曾明理溺於習俗之中而不能於習俗之外別着一隻眼看此左氏紀述之失也若向所說通鑑四條六七年間亦可見得軍制如鄭之敗燕

以三軍軍其前潛軍軍其後若此之類人孰不知其為兵制至於不說兵制因而見之者須當看也如諸侯敗鄭徒兵此雖等閑句而三代兵制大沿革處可見於此蓋徒兵自此立而車戰自此浸弛也財賦之顯然者人孰不知其為財賦至於不說財賦因而說之者須當看也如臧僖伯之諫觀魚此固非論財賦然所謂魚鼈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之類此亦見當時惟正之供其經常之大者雖歸之公上而

其小者常在民間此所以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也如武氏子來求賻一事此可見天子之權不振不能使諸侯自來貢而反求之蓋周之盛時自有大喪記之類使其制不廢亦何縁至於求賻地位乎須當如此考如鄭武公莊公為王卿士則猶有官制之舊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故今特言其大槩耳

左氏傳說卷一

宋　呂祖謙　撰

隱公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 元年

石碏諫衛莊寵州吁 三年

師服諫晉封桓叔 桓二年

左氏所載春秋以前事如第一第二卷尚有數段事可取如祭仲之諫鄭莊公石碏之諫衛莊公師服之諫晉

君此三處皆是東遷之初是以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見得成周築城之遺制尚在如石碏之諫衛莊公所謂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見得先王教子家傳之法尚在如師服之諫晉君曰吾聞國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

等衰猶見得三代上下名分等差纎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此是春秋初老師宿儒之所傳先王之典法在學者須當深考三代之氣象到後來春秋中與末能如此言者甚少如左史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產之於鄭纔能言當時便謂之聖賢博物君子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八年

秋會于温盟于瓦屋八年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八年

春秋之初齊僖公當時謂之小霸見於春秋經傳與諸侯會盟征伐稍多這便是霸之始方周未東遷之前未嘗無方伯連帥之職然當時尚稟王命所以不謂之霸到得平王東遷後王者自無總合係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才智自然出來會盟此霸之名所以立然僖公所以謂之小霸非惟其他政事權謀不可望後來桓文然當時時節亦未能做得所以凡書盟於宋衛告成三國不過三國之盟到得後來齊衛鄭宋盟惡曹亦不過四

國之盟又如齊宋衛燕代魯時亦不過四國葢春秋之初王網尚在未至於甚壊後來王室陵替凡會盟統天下之諸侯皆在焉以齊一國論之僖公霸業不如桓公以天下之勢論之桓公之時却不如僖公之時何故王道霸業相為消長到得桓公所以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其餘莫不至霸業盛處便是王道消亡齊僖公所以小霸多是用私意所謂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又與桓公會成魯之亂以至班爵不同帥諸侯來戰于郎凡

此類是私意當時偶然得諸侯此時才智無加於僖公所以畧霸

羽父請謚與族八年

春秋之初謚族尚少見於魯者如所謂挾如所謂翬如所謂宛如所謂無駭皆不命氏傳世官春秋初東遷命大夫官爵甚少以魯一國論之謚族甚少大夫官爵無非賜姓使當時春秋以前有世官所謂鄉舉里選賔興不可行秀民無處安排看得世官只是起於春秋以來

滕薛來朝爭長十一年

滕薛來朝爭長此一段須看得官制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以此見成周盛時諸侯非惟入為王卿士而卜正一官亦皆諸侯為之

鄭莊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十一年

鄭入許而不有許此一段看得王綱初解紐諸侯亦未敢放手滅人國如後之滅霍滅耿滅魏略無顧忌觀莊公封許之言委曲涵養有唐虞三代氣象然因入許而

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使餬其口於四方此謂莊公悔過之言不可此謂莊公不情之言亦不可蓋莊公是一箇有才智占勝底人觀他初待叔段止欲段曲我直彼惟有歉於心故恐為人所議所以先自説破了依舊是前時養惡之氣習猶未之改至莊十六年鄭厲公之言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是共叔嘗有後於鄭矣此言非是虛言正是兄弟不可泯絶處後來果然封他子弟世世食禄而不絶夫共叔之於鄭初無功德及民而

有叛逆之惡何為必欲不絕其後也於此須見得非是莊公之悔心正是莊公當初機謀培養陷叔段也深至此常常自歉故施恩意於後也亦深使當時只恁地逐段不用許多機關陷穽到此必不然也且如楚懷王之在國荒淫不度本無德以及人一旦秦人殺之而舉國無有不念之者至於八十餘年之後猶以是而亡秦只緣秦人毒之太深故國人思之愈切莊公惟其當初下手得毒故後來施得恩意極深蓋兄弟天屬也此正相

反之道理也

息侯伐鄭 十一年

息侯伐鄭此叚須就息上看得楚之盛衰當是時如息如蔡尚與中國相通皆會盟征伐及楚一盛則與中國絶矣蓋息蔡皆近楚之國楚既盛則必有吞併之意彼朝夕自救之不暇何暇及其他看此可見是時楚未强盛也何故蓋楚衰則邊楚之國必强楚盛則邊楚之國必弱大抵看左傳須旁看方可若一事只作一事看不

可

桓公

宋督弑君與大夫 二年

左氏序宋督事極好觀其論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此左氏識見高遠處盖人心各有所主使宋督有尊君之心決不敢為弑逆之事惟此心一蕩則縱横放肆無所忌憚蓋督之殺孔父與殤公乃為惡之末流其有無君之心乃為惡之根本聖人所以過位變色入門鞠

躬夫豈繁文末節哉盖所以養其尊君之心也

臧哀伯諫取郜大鼎二年

哀伯之諫取郜鼎其中所言周家宗廟制度固當攷然桓公於弑逆之事猶忍為之哀伯乃諫其取叛臣之鼎是猶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也哀伯亦可謂習而不察矣然看哀伯之諫周内史之言須看得天下之人皆習而不察哀伯魯之賢大夫也周内史周之良史也尚不知君臣之大義區區然惟納賂之是諫文辭

之是取在賢者猶不知而況下賢者數等而為衆人者乎以此知當時天下之人視弑君弑父以為常矣

條之役千畝之戰二年

條及千畝之役皆在幽厲閒又見得周衰諸侯之相侵有日矣夫人君命太子之名臣下視之以為輕重漢武名鉤弋之門為堯母故江充遂譖戾太子是知命名之際亦不可不謹也

楚武王侵隨六年

楚侵隨一段見得楚自此憑陵諸夏自前年蔡鄭會于鄧則始懼楚至此楚浸盛矣蓋外域之强弱常由中夏之盛衰政治元氣也兵革亂氣也元氣全則亂氣不能入元氣喪則亂氣乘之楚之為患其來有自矣如商之衰荆楚常為亂矣至髙宗時商盛故能罙入其阻其後周之盛時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篳路藍縷以處草莽以其勤勞如此方服役之不暇可見其弱至此復悍然陵犯中國非專楚之罪也蓋政治之與兵革內憂之與

外患其相為消長理之常耳

魯以周班後鄭六年

諸侯伐齊鄭忽有功魯以周班後鄭此叚見得魯秉周禮舉春秋之初一事言之則以周班後鄭而致三國之師舉春秋之末言之則以不見天子不稽首而取齊侯之責哀二十年原始要終則魯之秉周禮可知然魯秉周禮見與於大國則甚易今也吾方秉禮而彼之加於我者大則甲兵小則責讓乃能終守而不替此則甚難

此其所以魯一變而至於道然此非魯之君相能然蓋一國之風聲氣習能使之耳亦周公伯禽之化所漸者深也

鄭忽辭昏 六年

北戎伐齊鄭忽救齊齊侯請妻之忽辭其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此言甚善彼祭仲之諫特以利害論之耳後世徒見昭公奔衛則咎其不用祭仲之言卒以無大國之助殊不知忽之敗正不在此特以不能

亢自求多福之言耳自求多福雖以堯為父而不能與丹朱舜為子而不能與瞽瞍周公為兄而不能與管蔡況大國乎後世不可因昭公之失而廢其言也

楚子伐隨隨敗八年

第二卷適當楚之方興故其載楚事為甚詳隨之敗止緣有一少師博議論之詳矣大抵小人之根未去則雖勝不足喜小人之根既去則雖敗不足憂此固已言之然而尚有未盡者蓋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有所謂體

國之臣有所謂社稷之臣君存與存君亡與亡社稷之臣是也夫季梁之謀楚亦工矣言不用諫不行去之可也然必待少師之死而不去者蓋季梁隨之宗臣與國相為終始義不當去是以隨侯當時雖不用其言而楚人上左君必左其效謀畫計如初此季梁所以不去所謂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者也

楚子伐隨 八年

晉滅耿滅霍滅魏 閔元年

入春秋之初當時先聖王之後及三代所封之國尚小大皆錯其事可見者尚有一二到得後來翦滅吞併雖不盡見於傳以大略觀之見於傳者楚晉為多何故楚與晉蓋有說楚自是荆蠻之與中國相為消長中國是元氣元氣纔衰邪氣便勝所以被他吞滅先王所封之國無足怪者楚之於中國蓋自商以來迭為盛衰商盛則楚衰商衰則楚盛如殷武詩所謂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以此見商衰楚盛到得莫敢不

來享莫敢不來王見得商盛楚衰及到周時周盛楚再衰如與晉戰時欒武子謂其訓之若敖蚡冐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見得楚衰周盛到得東遷後周既衰楚自然盛所以楚武王僭號抗衡中國以此見中國與外域迭為消長楚固是荊蠻與中國相為消長何故晉亦吞中國如滅耿滅霍滅魏蓋緣晉不是先王所封乃是宗族作亂自封桓叔於曲沃其後恃其詐力自覆本宗以詐力為常事不復有先王之制固敢吞滅中國蓋緣他都

是詐力無規矩典刑了若是他國如齊非不滅譚滅遂亦不滅於晉然尚有畏憚者蓋齊是太公後先王所封之國所謂典章文物法度尚在

虢仲與芮梁荀賈伐曲沃九年

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此雖等閑言語亦可以觀天下之勢何以見之蓋自此以後五國皆不見於傳盡為大國併吞了此又見世代升降處是豈不可以觀天下之大勢乎

莫敖請濟師 十二年十三年

莫敖之為人徒外面加添而裏面初不長進蒲騷音消之役用鬬廉之謀能敗鄖師及伐絞之役幸而絞小復勝及其伐羅之時志滿意得徒恃前日之勝而謂小國不足敵是以輕敵而敗遂致有荒谷之縊大凡學者最怕外面加添裏面初不長進

鄧曼謂鬬伯比非衆 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云云

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看此一段便見得楚之在當時所謂盜亦有道夫楚夷狄之國耳以夷狄而憑陵諸夏其强如此其盛如此者豈不以亦有其道哉觀當時內則有鄧曼之賢以為之助內强可知外則有鬬廉伯比之智以為之謀外强可知內外俱有人所以到得如此强盛地位蓋大學之道必本於家齊而二南之化亦首於關雎豈非所謂盜亦有道乎

鄭厲奔蔡十五年

公會宋伐鄭十五年

此卷載鄭事稍詳見得莊公始末當莊公之初殺弟囚母雖是天下極惡緣其權謀智略有以掩之固不甚覺及其季年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病弊至此始露大抵人之一身於少壯時戕賊其血氣雖有疾亦自可以支持及其老也血氣既衰百病俱作如唐太宗初間内則肅清華夏外則蕩滌羌戎雖有殺兄戮弟閨門大惡亦緣貞觀之治有以掩之故不甚見及一傳高宗百弊俱出

學者切不可於一事二事上錯放過不理會雖其初未甚覺其後終不可掩也

莊公

單伯送王姬 元年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元年

莊公之立桓公見殺於齊則莊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以復讎為念前輩論之詳矣然須識得莊公之要領王姬歸於齊魯絕之而不與主昏義也而魯

則畏齊之强而不敢絶欲與之主昬内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見討而不敢絶其君臣之間宛轉商量一箇兩不相妨底道理故築王姬之館于外三傳之說不一然皆未必是凡天下之事不知夫不共戴天之讎義不可與者未足為憂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回護者深可憂蓋其不知者良心一朝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之而欲立一名字求以委曲回護亦終於此而已矣父子之間天屬之恩莊公報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熱

如水之必寒如手足之捍頭目安可以委曲安排囘護使其兩不相妨至如伐郕一段亦然莊公本自畏齊而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皆是要立一箇名字文飾之此其所以終於不振

齊無知弒君諸兒八年

看齊襄公須看得每舉而每得志是其所以速襄公之死觀其當時淫侈無度肆行不道無不得志如一滅紀則紀侯大去其國纔以王人伐衛衛便服纔欲滅郕郕

便降至於欲會魯侯則魯侯至欲要姜氏則姜氏至每舉而每得志惟其得志之頻故所以為死期之速宜乎卒蹈無知簒弒之禍也

左氏傳說卷一

左氏傳說卷二

宋 呂祖謙 撰

莊公

齊小白入于齊九年

會于鄄齊始霸十五年

莊九年齊桓公自莒入齊十五年始霸鄉者説左傳須分三節看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五霸桓公為盛孔子稱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則桓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固可知也然看得桓公之有大功又須看得他有可憾者當王綱解紐國自為政彊者陵弱衆者暴寡當時之人思大國之正已如褰裳之詩此時得桓公出來總集天下之勢整頓天下之事豈非有大功於當世然所謂猶有可憾者蓋五霸未出先王之遺風餘澤猶有存者天下之人猶有可見者霸主一出則天下之人見霸者之功而無復見先王之澤矣大抵重新總集整頓一次必十分

是當方可或有一毫之憾則前美皆失之矣試以二事明之傳註之學漢之諸儒專門名家以至於魏晉梁隋唐全經固失然而王肅鄭元之徒說存而猶有可見之美自唐太宗命孔頴達集諸家之說為正義纔經一番總集後之觀經者便只知有正義而諸儒之說無復存詩詞之作自漢魏而下如建安七子如顔謝徐庾雖為淫麗而古人之遺風餘韻猶間見也至唐杜子美以大才為之一切蓋了故後世惟見子美之詩而前日之詩

無復見矣

師及齊師戰乾時九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十年

公敗齊師于乗丘十年

齊桓公霸業在春秋涉三公莊閔僖若莊公正是桓公當時初歸經營霸業桓公規模自用管仲後與未用管仲及管仲新得政時事體不同桓公以莊九年入齊即位是時敗魯師是年取管仲歸國而相之管仲雖初入

國是時尚新得政若莊公十年此一兩年事未是管仲經營所以與後來不相似大抵管仲圖霸規模緩而不迫看莊公十年前既敗魯師于乾時次年又舉師伐魯長勺之戰為魯所敗到六月齊又與宋次于郎看得涉兩年間三加師於魯規模促迫大抵與後不同以此知正緣管仲新得政未得盡施其術不惟三加師於魯規模迫促後面兩為魯敗長勺之戰為魯人三鼓而敗後來郎之次又為公子偃先敗宋師齊師乃還若當時管仲

便謀慮計闕無緣得兩敗以此看得管仲規模不惟外面經營諸侯緩而不迫他裏面所以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何故前年桓公因鮑叔之言相管仲若是管仲規模促迫時便須諫桓公不可加兵於魯使加兵於魯管仲必紛然建謀出其所長蓋管仲初得政當時自有國子高子政未專出他他且袖手旁觀一兩年以此見管仲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自此以後桓公之規模大率不同十三年北杏之會是時管仲全得政且如楚當時

憑陵諸國管仲且放二三十年不問直到屈完之盟不戰而自屈晉獻公父子憑陵諸國亦放而不問到得後來葵丘之會晉侯自來蓋管仲不去歲月間見效常要自家政事脩舉兵乘修整本疆則精神折衝所謂崛強不服之國教他自入管仲規模中此其所以為管仲此其所以五霸桓公為盛大抵王之與霸論來王者不計功謀利霸者計功謀利王者不求近功速效霸者求近功速效然而就霸者論之以桓文對說時桓公計功謀

利比文公時便少桓公不急功效勝文公桓公却做得王者事何故晉文公事業在僖二十八年都做了如侵曹伐衛敗楚朝王聲績赫然震蕩人耳目一年都做盡桓公規模三十餘年尚熾其用功之所以遲速時便是桓文才之髙與下管仲舅犯規模之深與淺以是知晉文不如管仲

齊桓霸中國十五年

侵蔡伐楚僖四年

晉文退舍避子玉喜　二十八年

看桓公之所以霸須看得管仲規模當時桓公之霸蓋將以尊內攘外為功也楚之憑陵中國者非一日矣如伐鄭伐蔡而桓公皆不之問桓公以莊之十五年霸中國而以僖之四年始伐楚置楚於度外而不問且二十年者何故仲之意豈不以吾驟加兵於楚萬一不勝則霸威屈矣故遵養時晦至於力彊威盛而後一舉以臨之則楚無不服矣夫以堂堂之楚而不敢以兵抗齊不

過使人如師及使屈完來盟則齊之盛彊蓋可知至於晉文公則不然桓公以兵加楚而楚不敢抗文公退舍辟子玉而子玉犯之文公之規模小於管仲也明矣文公蓋數年便欲服楚雖力戰而僅勝之然傷威損重已多仲之相桓則遲楚以二十年之久則文豈足以及桓哉其服晉也規模猶大於服楚晉獻公之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而齊皆不問者何故仲之意豈不欲以晉之於齊猶家也楚之於齊猶鄰也以至彊之晉吾縣臨之

以兵萬一不勝為晉所敗則吾家人猶不能勝之何以服其鄰故一切置而不問逮夫諸侯盡服外域皆從光焰既大聲勢既盛故葵邱之會晉侯不召而自至服楚以兵服晉以不召而自來則以聲勢光焰臨之耳其服晉過於服楚遠矣蓋其遲速之不同故其力有厚薄威有輕重論至於此非惟王道不可要近功而霸者亦然齊桓遲之以二十餘年而晉文求之於六七年間須要做盡許多事故晉文之霸不及齊桓之盛當時葵邱之

會晉侯欲往而宰孔止之而不會蓋宰孔見得齊侯之驕故如此於此又須看得管仲之事桓公專去事上做工夫郤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惟其去事上做工夫故鋪排次叙二三十年皆如其規模惟其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故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管仲之事蓋積數十年而成桓公之驕止一日而壞不能格君心之非其禍蓋如此也

荆伐鄭 十六年二十八年

楚人伐鄭 僖元年三年

齊桓公霸中國楚數侵鄭桓公惟務於鄭而不再加兵於楚者何故以此儘見得管仲之規模大能養威處蓋仲之意以謂能勝楚則不過如前日萬一不勝則霸權屈矣此仲之所以善養威也

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 二十年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 二十一年

周惠王以王子頹之亂出奔鄭處于櫟是時虢公與鄭伯同帥師納王殺王子頹當時齊桓為霸主却自不納王其納者却出於虢鄭齊桓却不管他何故若是晉文凡有一事便要占做如納襄王時辭秦師而下必欲出於已不要與秦分功到桓公為霸聽虢鄭納王亦是規模不同處然所以虢鄭納王時亦自有來歷自周室東遷虢鄭秉周政虢公為王卿士鄭伯為王左卿士兩國入仕王朝與周最親者所以凡有患難二國首先任為

已責定王室之亂正王室之義所以當時齊桓公雖圖霸業必竟當時自有王室親臣定其亂桓公不得而預所以諸侯皆未出虢鄭獨先去正緣世秉周政之故這是霸者之初王綱尚在處當時以土地論之虢鄭之地甚小齊之地甚彊以堂堂大國因虢鄭世秉周政故使退然讓與虢鄭以此知當時尚不以甲兵强弱為事諸侯尚秉王命後來王室衰時王室自為之自此以後諸侯無復事王朝霸者所以興至於諸侯皆霸者此周之

所以衰然虢鄭之所以事王亦周自為之當時本是鄭伯為王卿士虢以諂媚奪鄭政自取周之麥温之禾時虢已有寵鄭已無寵然而到得周有患難虢視之常緩鄭視之常急且如王出居櫟鄭伯見虢叔曰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盡納王乎論來情意厚薄虢當先鄭當後今舉兵時却是鄭在先虢在後到得後來王賜虢公酒泉又與之爵與鄭伯止以鞶鑑夫王室定後王何故不察平定之功又却與虢之爵復厚虢而薄鄭蓋虢公於王

室無事時又郤築王宮于玤又以阿媚周王以此知阿媚順旨大抵無事時此等人固可喜纔到患難時看得意思終是緩了

齊侯使敬仲為卿 二十二年

齊侯欲使敬仲為卿辭以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此見得當時朋友之清議尚在故管仲前來請齊侯救邢亦援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如上文畏此朋友之義此見得當時猶知簡書朋友之可畏又見得古詩之意猶有

存者

懿氏卜妻敬仲莊二十二年

畢萬筮仕於晉閔元年

懿氏卜妻敬仲一段後人云符命讖緯之說起於王莽簒漢假此以愚人耳目不知已見於春秋之際看左氏所載敬仲畢萬之言蓋左氏之生適當戰國之初田魏始興故誇誣其祖以神下民當時民無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於流俗之所見不能於流俗外着一隻眼

故於敬仲畢萬之事亦從而書之後來柳子厚作貞符以為符命俱不足信遂以玄鳥生商伏羲負圖之事皆可疑此又墮於一偏之見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胥欲將至有開必先大抵帝王之興和氣充塞豈無祥瑞但當觀象之正邪豈可謂之無也

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二十二年

畢萬之後必大閔元年

符命讖緯之說王莽以此篡漢後世論符命讖緯之說

起於哀平之間比附王莽以此為禎祥移人耳目簒奪天下然推其源流符命固是起於哀平之間而符命讖緯之實已自始於戰國之初考之左氏可見戰國之初如所謂如秦如楚如燕都是世襲舊國如晉如齊皆是暴戾之國當時未嘗不假符命之說為簒奪之事看左氏所載畢萬敬仲見當時以此移人所以載懿氏之卜敬仲說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生敬仲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

使筮之遇觀之否謂此其代陳有國至於畢萬卜偃曰
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
矣以此知戰國時已自有符命惑人了雖左氏好說符
怪然戰國之時已自相傳如此便到得陳涉以狐鳴魚
腹惑亂一世遂盛於王莽然此所謂符命皆是造作湊
合得來如柳子厚作貞符之說謂無符命此又見得一
偏大抵符命之說亦不可謂之無如所謂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肴慾將至有開必先所謂帝王之興見乎蓍龜

動乎四體當深察其邪正若以不正之説例論之且如玄鳥生商伏羲受圖也不足信是因噎而廢食也大抵帝王之興自有自然之兆人之正心感天地之正氣所謂符命者自可信却不是附會湊合得來豈可謂之不于其祥于其仁若以此察之正邪之説昭然如日星之明

楚公子元帥師伐鄭而處王宫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自毁

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三十年

楚之興自武王兼并自此便彊繼以文王亦能守其基業而不失傳于成王成王初即位尚幼是時公子元為令尹以貪冒淫縱為申公鬭班所殺當時君尚幼大臣見殺論來楚到此合衰所以不衰時蓋緣楚能用子文子元初死時正是楚之盛衰存亡交關樞紐處是時復有子元時楚自便亡幸而得一子文為令尹以清忠表倡於一國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自此楚再安大抵

楚之所以立國本皆以勤儉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如告戒之辭所謂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皆以勤儉勤儉是楚之家法到子元出來淫縱不道以破楚之家法如築館于夫人宮側振萬舞貪淫不厭臣下不平卒至相戕以殺令尹楚之勤儉家法或幾乎息矣子文出來獨以清忠勤儉再復楚之規模當時子文繼子元之後平常也做不得須是自毀其家自貶損方可何故到奢侈驕

淫之後能以清忠勤儉表倡於一國如易之小過所謂行過乎恭用過乎儉當時是却恁地平常做不得所以自毀其家却不是矯枉過直正是合做底事故不如是則何以救已離之人心續將絶之國命

閔公

狄人伐邢 元年

狄人伐衞 二年

齊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衞又伐邢見得當時外域憑陵

中國如此之甚向非齊桓之霸封衛遷邢則中國幾何而不淪胥為所滅此孔子所以有微管仲吾其之歎蓋桓公之霸盛矣

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二年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則入諫獻公出則告太子以孝固是善處父子之間然其後驪姬欲殺申生未敢下手使間於克克對以中立之言夫驪姬之欲殺申生久矣所憚者惟克耳今克既告之以中立

之言則驪姬固無所畏何為而不下手左氏書曰既與中大夫成謀此句有筆法中大夫即里克也克雖不助驪姬既不拒之是亦助之也使克能拒驪姬彼必有所畏而不敢下手其後里克殺奚齊卓子克雖有區區之心終不免弑逆之惡者由其守初心之不堅而為驪姬之所動揺也學者最怕守初心不堅申生伐東山一段論者自先友而下凡數人或是或非而皆有意味亦見當時隨所在有人又見晉國人才之盛

勑角反

僖公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十五年

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此一段知宫之奇諫必不聽知虞之必可假知虢之必可亡料敵如見自是觀之晉國智謀之士如息者亦自有數至於傅奚齊此段全不能知却不能先為保護之計何料敵如是之審謀國如是之踈蓋息本非就自身上做工夫專以臆度揣摩為事故有着不着處

驪姬欲殺申生 四年

驪姬之殺申生國語所載甚詳看左氏與國語相為表裏而晉語中所載本末具備中大夫里克也左氏則載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而晉語中則載當時驪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所難者尚有里克使優施以酒飲里克欲以優言說之觀優施以言動克言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是言申生之勢已自摧死不可倚恃里克却言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

其免乎優施曰免則驪姬之計行矣故優施得里克之語以告驪姬姬聞優施之言遂肆行而無忌以國語所載論之所謂里克不同謀殺申生但對優施言然左氏直書中大夫成謀當時姬難里克里克若能守正不奪則殺申生之謀必不成克既有中立之言故姬得以肆其謀而無憚雖不預驪姬謀謂之成謀亦可也大抵姦人作亂不必要人依附則且持兩端中立以為無所與於其間則姦人便可以成謀左氏斷所以歸中大夫之

罪到後面一段使之歸胙於獻公當時驪姬殺申生之謀獻公已許他了今特造此一段事為罪名而已然則殺申生不是獻公不知當驪姬譖君之際論來太子合當便行當時太子謂我辭姬必有罪或使之行謂君實不察其罪皆是不知獻公之心然此時太子既是不出亡甘心待死而已辦一死了以正理論固是成父之過然而犯逆死罪了已自不是太子合即便就死又却奔歸於所封之邑須當看這一節這箇不是變生倉卒時

無措如此申生既不畏死尚自當倉卒之變奔歸於邑又不是要恃城郭以作亂以此見處死却易從容就死則難此無他元無工夫且則是小心不忍便至倉卒無措其不近道理亦自可見

左氏傳說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傳說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劉禮

謄録舉人臣閻學朱

欽定四庫全書

左氏傳說卷三　　宋　呂祖謙　撰

僖公

士蔿築蒲與屈　五年

晉侯伐屈夷吾不守盟而行乃之梁　六年

自僖元年至卷終試舉數段論之士蔿築蒲與屈一段可以見重耳夷吾識度廣狹遠近一人終於霸諸侯一人終於失國當初士蔿築二邑皆不謹寘薪於其間重

耳不許至夷吾則許之蓋重耳惟知共君父之命初不暇校城之美惡至於夷吾則惟知己之利便而至於詐則夷吾之識度已不如重耳矣非特如此晉侯之伐蒲重耳以君父之命不校則知臣子之義遂出奔蒲至於伐屈夷吾力不能守卒盟而行迫於不得已而奔梁則夷吾又不如重耳矣至若其從游賔客重耳則有狐趙之徒夷吾則有吕郤之徒耳以蔡蒲屈論之則二人之用心不同可知以一則知臣子之義而出奔一則迫於

不得已而出奔論之則二人之臨事變不同可知以游從賔客論之則二人之得人不同可知此其所以一人終於霸諸侯一人終於亡國

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五年

後申侯見殺七年

觀鄭申侯之陷陳轅濤塗之怨申侯深矣及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其賜邑而申侯卒以見殺夫宣仲之怨申侯申侯非不知視仇讎之言不啻如親密卒為所陷而

殺其身何也蓋人心不可有所倚申侯之心一倚乎利但只見利之為美而有以動乎其心故雖仇讐之言樂然聽而行之皆不見其為機謀陷穽也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這一叚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討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矣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了惟

其嘗與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時出其所聞實有過人者如前此請齊侯救邢所云畏此簡書此等言語時時規正得桓公一兩段若淺論之則管仲時有三代氣象固甚可喜責備論之管仲不能大其規模反俯首以就桓公一箇狹小規模亦甚可惜管仲之相桓公大抵務在正名辨分觀其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管仲則教桓公以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則不敢慢天子之命觀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對以有天子二守國髙在而

不敢越周室班爵禄之制至於舅犯之相晉文則不能
齊桓專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以壞名分如以諸侯而
請天子之隧襄王以危言拒之而始不敢蓋仲則曽聞
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所以輔桓公者猶有三代之遺制
至於舅犯之徒未嘗聞先生長者議論徒知力之可以
請隧召王而不知義之不可視仲為如何故孟子曰桓
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猶着得一箇學字至其後
如晉文公之有舅犯楚莊王之有孫叔敖晉平公之有

趙文子則皆無此一字矣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九年

秦穆公納晉惠公問於郤芮曰公子誰恃郤芮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所以為此言是說晉惠公別無恃便見得專倚靠在秦謂所恃獨歸重秦秦固是如此大抵天下之人有疏必有親有愛必有憎以亡人而方入新造之邦有愛惜厚薄禍亂自此興觀郤芮所謂亡人無

黨有黨必有讎言語甚得要領然晉惠公入國即位之後所與偶者郤芮吕甥之為黨如舊臣耆德翦滅殆盡安能謂之無黨以此知平居論事甚易到得臨時克愛心甚難

秦饑晉閉之糴十四年

晉侯背賂中大夫十五年

晉惠公始以賂秦而入終以背賂而見伐其曲在晉明矣然其間亦有曲折可論大抵多賂必寡信惠公之所

以許秦者皆是不可還之賂於其既入之後有不得不背且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當時虢射之徒其為謀不過謂無損於怨而厚於寇是皆只去仇讎上思量却不能去解釋消除上思量豈不速秦師之志哉虢射之徒雖有罪然慶鄭亦不得恕把慶鄭事看時見得二國之禍皆慶鄭之言有以激而成之且其言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如此等語分明是當面責他惠公既是一箇忌刻狠鷙之人慶鄭又不能

和緩其辭以諫之得不激成其事以是知當時虢射之徒雖可罪然鄭亦不得辭其責也及惠公為秦所執其傳君命以告國人而國人皆哭於是作爰田作州兵夫以惠公之不道何以得此於民只緣惠公被秦虐得深故能感民心亦切使惠公既反國之後乘此機會能卧薪嘗膽側身修行以接續此民心則皆可用之民也晉之定霸當不在文公而在此矣一歸便殺慶鄭以快私怨則民心自此都渙散了是知暫時得民心不能接續

者全不足恃也

管仲辭上卿禮 十二年

管仲平戎于王當時王以管仲為齊相齊國權即在管仲特以上卿之禮享之當時仲辭曰臣賤有司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命以予嘉乃勳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此見得當時周室之典法尚在又見得齊之霸與晉不同且如晉文之霸時始者舉郤縠後來又舉原軫便命

將中軍所謂上卿元帥初不請命於天子以管仲得君如此之專行國政如此之久尚退然在班次之下亦不敢原闕爵以此知當時與晉時節已自不同然王所以命管仲往踐乃職者謂管仲雖卑職是秉齊國權即自當用上卿之禮以此知當時秉國命者不必是上卿到這裏周王要尊管仲以職所以說往踐乃職蓋管仲之職實是秉公之權以此知當時周已有官與職兩者之分後世都如此且如漢時霍光司馬大將軍秉國政上

面又有丞相當時章奏稱丞相楊敞大司馬霍光論班爵丞相在上論職時霍光實秉國政以此知周漢官制源流尚相接官是定制職却是一時所任

秦晉戰于韓原　十五年

秦伯與晉韓原之戰秦晉之曲直其理固甚明然當時所以為晉謀國所親者如所謂虢射慶鄭呂甥郤稱冀芮之徒然當時趣得亂成實是慶鄭慶鄭是一箇剛狠自用之人以不見用於晉惠公相激所以致敗今則所

可恨者蓋於慶鄭猶有可恨處使他當時若是愚而無知一向狠僻固無可恨觀他前面所言其論也多正為謀也多審其所可見者前論秦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後來論馬見惠公乘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則看論馬曲折如此推此兩端論之慶鄭於事理之間不為不諳練以理論之如論秦乞糴當時是非曲直所在慶鄭皆能知則可以謀王體斷國論

後之論小駟曲折則可以議戎政既是如此當時可惜專以狠戾壞了蓋緣他氣不勝志故致得如此然晉侯以敗由慶鄭不能用固是如此然亦非晉侯不能用慶鄭慶鄭自以狠戾不能用其才耳學者治心養氣須當下十分工夫看慶鄭於是非邪正之理論馬之曲折事務無有不曾講者今却如此蓋緣慶鄭不知治心養氣之工夫學者於治心養氣不可不知其先後

城鄫役人病 十六年

僖公中卷正是桓公末年霸業漸漸衰處故號令紀綱到此與前日甚不同舉城鄫一段便見得役人病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夫以桓公節制之盛初時一箇服楚遷邢封衞會諸侯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及至末年欲做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也何故昔彊今弱如此蓋桓公自葵丘之會志得意滿自放縱故霸業漸衰且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衞成公不朝乃使孔達侵鄭不能使諸侯畏威自至於用兵以闕之此

亦是霸業衰處大抵霸業皆如此至王道却不然霸業初間故有可喜處到得末年往往易衰觀齊桓晉文之二君可知此亦力之不如德然桓公末年城一小國而役人如此蓋是時管仲已死惑於内寵志慮昏蔽故前輩謂齊桓中主管仲輔之則治豎刁易牙開方輔之則亂此言極是

管仲卒五公子求立 十七年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之霸業到此便衰這裏却有

兩說一則管仲不能為齊求人二乃孝公無志不能繼桓之業所謂用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如晉文雖死至於悼公時猶能繼文公之業緣晉文雖死有狐趙之徒風聲氣習相與扶持孝公初無此般人故興衰之不同然陳穆公欲修桓公之好以此知齊桓之德在諸侯使孝公有志而能振奮乘此機會繼齊桓之業其復興霸業甚易然而不能者雖是管仲當時不能用人亦是孝公無志及宋襄會諸侯便俯首會之其後宋敗便興師

伐之大抵欺善怕惡畏彊陵弱非是霸者事業比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可深為孝公惜且如晉文成霸所謂伐原示之信大蒐示之禮皆積漸成霸業孝公有桓公見成規模反不能成霸業論此深為孝公惜也此固可為孝公惜然而管仲為桓公之大臣全不能立些根本亟薦引賢人以任國政徒能以一身盡忠而事君更不能謀身後事但區區屬孝公於宋襄故終無益也

宋敗齊師于甗十八年

晉敗秦師于殽 二十三年

五霸莫盛于桓文以桓公初時一箇規模宏遠豈晉文之所能及桓公身死之後未幾五公子爭立其國遂亂晉文之後襄靈景厲悼六七君迭相為霸與春秋相為終始何故此蓋有兩說其一是齊之所以霸獨倚一管仲管仲以一身任齊國事更不旁招俊乂為齊子孫之計晉文雖死有狐趙輩相與維持風聲氣習接續不絕此一說也其二桓公之後孝公懦弱無志不能激昂奮

厲紹桓公已成之業且如鹿上之盟既𩔖首聽宋人之命其後宋敗方敢舉伐宋之師大抵畏彊陵弱豈是霸者規模此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晉文既死襄公殽之役雖未必是然既能勝彊敵終不至於委靡此又一說也此二說也固可見齊晉霸業之久近

宋襄盟于鹿上 二十一年

齊晉所以霸皆先弱楚蓋楚於中國其勢不兩立惟齊晉能攘戎狄尊中國此所以成霸業桓公有葵丘之會

以弱楚晉文有城濮之戰以服楚所以子子孫孫服晉且宋襄本不足以預五霸之列人見他亦曾會諸侯故列之於五霸夫宋襄尚且不識霸者題目霸者欲尊周會諸侯大要在擯楚蓋楚與中國相為消長宋襄欲成霸業反求諸侯於楚便不能攘戎狄尊中國與齊晉皆異此霸業所以不成宜其見辱於楚也然宋襄公之終始此一卷大可見若去事迹上看無緣看得出觀其初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那時之暴虐雖桀紂不過如此及

其泓之戰不禽二毛其慈仁又如此若以事迹上看甚難曉人處世皆當明此若以理推之其仁其暴雖不同其失則一此皆是襄公一箇昏暗處惟其暗於前故欲徼一時之福而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惟其暗於後故泥古之陳言而不禽二毛自取敗亡之禍以理論之宋襄之所為不過一箇暗字所以求諸侯於楚使其稍知事體必不如此所以終於此而亡也

王與晉陽樊温原攢茅田 二十五年

周襄王以王子帶之故出在鄭地晉文公納王襄王與之陽樊温原攅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足見文武成康之德澤結民者深不肯輕捨王室且如前隠公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盟向之田直到桓公七年鄭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然後盟向始服于鄭到此襄王與文公陽樊温原攅茅之田陽樊不服必待晉圍之葢盟向之民不忍輕棄

周而服鄭陽樊温原之民亦不忍輕棄周而服晉以此見周之德澤結民深處不肯捨周服諸侯如此

子犯言子玉無禮二十八年

子犯請擊秦三十年

推而詳論之文公人才之多無如子犯看晉文公始終用事皆子犯規模如二年教民示之信示之義示之禮皆子犯使之如此文公所以成霸業皆是子犯規模看得子犯之在晉便是管仲之在齊然反覆論之其子犯

亦未必一一皆是且如僖公二十八年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若使文公從子犯之言則失親鄰報施之義當時若無先軫之言幾至於敗事賴得一先軫謀之晉方得勝又如僖三十年同秦圍鄭秦伯私與鄭盟而去鄭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使當時文公從子犯之言則又失親鄰報施之義未必不蹈惠公覆

轍又賴得文公自理會得曰因人之力而斃之不仁亦歸舉此兩事論之人君雖有腹心謀臣須是自識得治體若使晉無子犯霸業未必成見得人材須要多然人材雖多亦要人君自理會得若使文公從子犯之言與秦戰便是蹈惠公覆轍舉前一段謀臣不厭多舉後一段人材雖多須是人君自識安危治亂之大體

頽叔以狄師伐周 二十四年

王出鄭鄭伯省視官具于氾 二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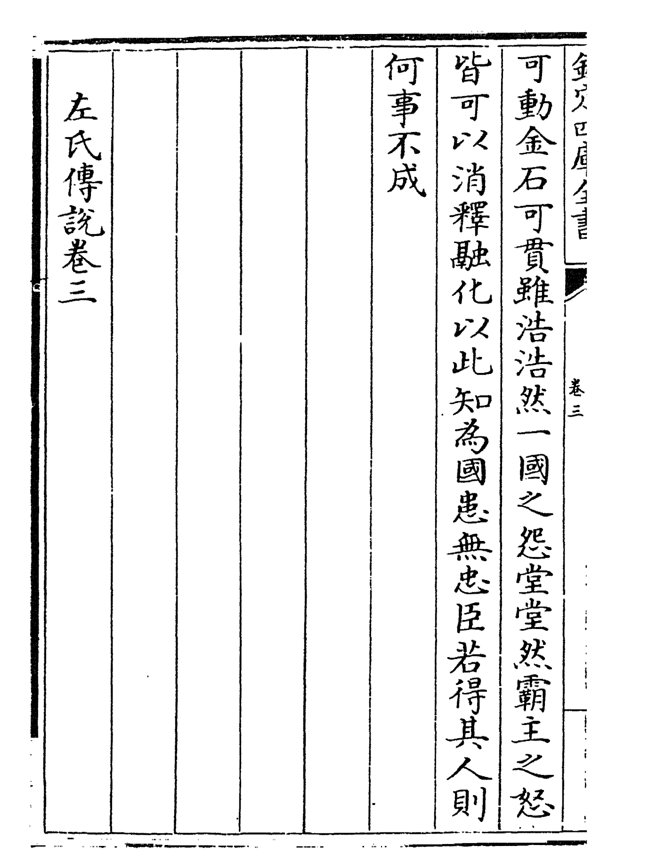
周襄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徳狄人以其女為后及後來不終狄反犯王室以致王失國出奔處鄭地氾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王初間厚狄狄後來反犯王室王初間伐鄭鄭後來反忠於王室此一段人事最要人看其始周王以狄女為后時所厚者在狄所薄者在鄭及其終所厚者反興兵伐王室所薄者反忠於王室及王出奔又却不去他國却入居鄭此最要看左傳云我周

之東遷晉鄭焉依其來舊矣鄭前為王所薄及出奔又為王省視官具而後聽其私政何反勤王室如此蓋鄭是懿親雖王薄之到急難不廢臣子之禮狄則遠矣王待之少有不到處便起反心發兵伐王室至王失國以此事論之大之于天下小之于一身無不如此所以親親為大也

晉人復衞侯甯武子與衞人盟于宛濮二十八年

甯武子處衛侯奔走艱難之時君臣上下皆失其道始者晉伐衛國人出衛君臣之逐君當時釁隙已自大後來再得歸甯武子爲宛濮之盟曰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要得合和彼此緣此國人稍不貳衛侯又先期入至殺其弟叔武元咺奔晉愬之於晉晉受元咺之愬所以執之歸于京師後晉遂欲酖殺衛侯以此知衛侯亦危乎殆哉何故一國之人共怨既出其君衛之君臣上下相戕相賊晉是堂堂大國爲霸主亦致毒於衛

侯內則一國之怨外則霸主之怒如衆箭俱發叢在衛侯之一身雖泰山之壓卵亦未足以喻今甯武子獨以區區一夫之誠左枝右梧欲調護衛國上下之怨以氣勢論之甯武子一夫之力甚小一國之怨甚大霸主之氣甚大一夫之氣甚小何故一夫之氣內而回得一國之勢外而勝得霸主之力這見得甯武子忠誠懇切積德深厚處雖堂堂霸主之怒如此一國之怨又如此人皆知之一夫之忠誠如何勝得殊不知忠誠到處天地



可動金石可貫雖浩浩然一國之怨堂堂然霸主之怒皆可以消釋融化以此知為國患無忠臣若得其人則何事不成

左氏傳說卷三